

编者按 9月6日至10日,10位全国著名作家齐聚瑞安,开展 全国著名作家写瑞安 采风活动,感受瑞安的风土人情、人文历史。他们将以此次采风内容为题材,创作系列文学作品,让全国的读者认识瑞安这座千年古县、东南小邹鲁。今起,本报推出 名家写瑞安 专栏,转载10位名家陆续刊发的文学作品,敬请关注。

在瑞安学书法

陈世旭



姜立纲书法



陈世旭: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,原江西省文联、作协主席,著有《小镇上的将军》《边唱边晃》《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白色》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集等数十种。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个奖项。

某年随湖南岳阳的朋友登岳阳楼。其一楼和二楼的中堂都悬挂着木匾镌刻的《岳阳楼记》,字是世称“行书大妙”的清代书法家张照写的。登楼完毕回到一楼,我再次注视那块摹品,很深沉地感叹说:这真迹比楼上的摹品就是强多了!说完周围一片寂静,我以为众人大有同感,不料同行的一位作家斥道:你瞎扯什么,这块是摹品,楼上那块才是真迹!

岳阳的朋友赶紧打圆场,说书法道行很深,许多人都搞不清的。我当时真是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。

得了这个教训,我回家就把古人的字帖放大复印,贴满整面墙壁,不时揣摩临习。我是个心浮气躁的人,字还没有认全,就直接临草书,任性挥洒,觉得特带劲。最可笑的是从此不管走到哪里,都随身带着一布兜叮当作响的印章,毫不珍惜地把一张张大白宣纸横涂竖抹,被故意搞笑的人喊做“书法家”也不知脸红。有高人看了,语重心长问:你写过楷书吗?同样的问题,我小时候就遇到过:老师让我描红,我胡乱涂鸦;周日看父亲给人写招牌受尊敬,很羡慕,让父亲教我。父亲甩给我一本楷书字帖,先临完再说。我赶紧躲开:那么辛苦,犯得着吗?直到后来学写毛笔字,仍是想:临帖不过就是照葫芦画瓢,是葫芦就行,没必要划地为牢。

不久前有机会到浙江瑞安,一睹瑞安前贤、有一代书宗之称的明朝书法家姜立纲墨迹,忽然发觉自己原来是如此虚荣愚蠢。

姜立纲从小天资聪颖,七岁就被朝廷征选为翰林院秀才。明黄佐的《翰林院记·选优秀才》记载了这件事:秀才之选始自太祖(朱元璋)时,然未始隶翰林也。英宗时,始选奇童及善书法,充本院秀才。天顺中有姜立纲,字廷宪,居梅头里,七岁以能书,命为翰林院秀才。他成年后一直受到重用,因为守孝求归,悲伤过度而亡。朝廷念其往日业绩,特命有司遣官谕祭,以示褒恤。谕祭文后被刻成石碑,今仍立于东溪村姜氏宗祠。

姜立纲擅长楷书,其字体度浑厚、清劲方正,是很标准的馆阁体,在天顺、成化、弘治三代,名噪一时。当时,凡内廷制诰、宫殿碑额,大都出于他的手笔,声誉很高,人得篇纸,争以为法(《图绘宝鉴》)。明代天一阁主人范钦说:成、弘以来,尚正书,姜立纲端正、凝重,世顾好之,达明宗习(《评书·弇州山人稿》)。姜立纲的书法名气,当时远播日本。其国有国门高三十三丈,专门遣使来请姜立纲书写匾额。立纲为书之,其国人每自夸曰:此中国惠我之至宝也。(何乔迁《名山藏》)姜立纲的生前身后,其书法都受到颇高的品评,明人笔记屡见记载:姜立纲今遗迹在京都,价亦不减希哲(祝枝山)、履言(王宠)。(项子京《书画跋》)由于时人以得到他的书法为幸事,摹品随出。明人话本《醉醒石》记述:成化之际,某人曾仿姜立

纲书体,冒姜立纲名字,行骗钱营生。

馆阁体,又称台阁体,或诰敕体,所谓“台阁”,本指尚书,引伸为官府的代称。馆阁体是因科举制度而形成的考场通用字体,也是官用书体,早在宋代即已出现,以明清两代为盛。因为欧阳询父子与赵孟頫书法的强大影响,以欧、赵两种风格渐渐演变而形成的馆阁体,被历代视为正宗,遂成学书必经之路。时至今日我们在报刊公文上看到的官方书体,仍是这样的楷体字。明永乐时翰林院侍讲学士沈度的字深受皇帝赏识,称之为“我朝王羲之”,一时名重朝野,乃至片纸千金。士子争相仿效。至永乐、正统年间,大量的制诰碑版,以姿媚匀整为工,号称“博大昌明之体”。士夫清玩风气和帖学由之盛行,整个明代书体以行楷居多,篆、隶、八分及魏体作品几乎绝迹。清代科举考试,比明代更重馆阁体,要求乌、方、光、大,以体现气象博大、笔势恢弘。在科举试场上,这种书体会加分不少,馆阁体因而成为必学书体。

然而,一种书体一旦僵化,千篇一律、千人一面、千部一腔,也就难避陈陈相因、沦于流俗之弊。馆阁体讲究的黑、密、方、紧,大小齐平,虽方正光洁但凝固刻板,强调的是楷书的共性,几无个性可言。世间士子为求干禄竞相摹习,横平竖直十分拘谨,缺乏生气,使书法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,乃至成为对书法抒发情性本质的悖反、对有才华的书法家的无形束缚,不能不为有识之士所诟病。周星莲的《临池管见》形容为:“土龙木偶,毫无意趣。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说得更绝:“三馆楷书求其佳处,到死无一笔是也。某种程度上,馆阁体成了书法品评的一个贬词。

事实上,即便就是当时的许多士人,也只是把馆阁体作为安身立命的入门功夫,而把书法作为一种艺术追求,在馆阁体基础上不断融入自身特色,师法晋唐,以畅情适意、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又抬头,馆阁体渐次消弭、过渡、转变,以至祝允明、文徵明、王宠等人为代表的吴门书法成为当时的书法主体。姜立纲亦不例外,除擅长楷书外,草书的造诣也极高,结法圆熟,笔势流畅婉转,如传世珍品《李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》,笔法潇洒秀逸,雅健道媚,深得唐怀素神髓。其楷书与草书两种墨迹倘分别观之,很难相信是出于一人手笔,仔细欣赏,又气息贯通,一脉相承。他喜爱游历,直接影响着他的书法艺术。何乔迁的《名山藏》记载:姜立纲尝临湖舍作“皆春”二字,适有操舟过其前,冲涛骇浪,字遂写成风波行舟之势。这样的书风,显然不是呆板的冬烘先生所能为。

楷者,楷模也,其凝结的书法内涵远多于其他书体。楷书顾名思义是一种标准字、法则字,集大成字,是文字规则和审美规则结合的基础,掌握书法基本技巧的路径。不学楷书写出好字,也许有可能,但也就是可能。而不学楷书的缺失积习终身,则肯定难于登堂入室。当然,爱好书法并不一定非要登堂入室,只是自称或被称“书法家”的时候最好谨慎些,免至贻笑大方。

无疑,书法应具共性和个性的双重美,一味地褒扬或贬斥某种书体都有偏激之嫌。一方面,馆阁体作为官方使用的一种书体,强调规范,无可厚非;另一方面,追求书法的艺术个性乃是天经地义。问题在于,浅薄如我,如果借口馆阁体缺乏个性而以为学习书法可以不遵法度、循序渐进,甚或像某些更为过分者那样,恣意妄为,矫揉造作,以丑怪为尚,则表明的也许是缺乏甚至根本不具起码的书法修养。

拜读姜立纲的墨迹让我获得莫大裨益,这是我瑞安之行最大的收获之一。

(转自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2018年09月08日第11版)

袁山山

我有恋纸癖。看到好纸,会忍不住拿起来摩挲。做编辑时,印刷厂拿来几种纸商议来年用纸,我总忍不住想选最好的,哪怕成本高一点。在宾馆开会,桌子上通常摆放着宾馆信笺,我就舍不得在上面作记录,随手记在稿子上,把纸带回家。我的抽屉里攒了许多宾馆信笺,大多很考究,有的雪白,有的米黄,有的光亮如上了釉,有的则压着浅浅的皱纹,凭直觉,都在50克以上吧。我还攒了一些单位上早年的稿纸,有十六开的,还有八开的。年代久远,已经有点儿发脆了。但我还是喜欢放着。偶尔,我会把这些纸拿出来,像女人看珠宝那样欣赏一番。

其实我对纸的感觉始于童年。那时候父亲在铁道兵学院教书,晚上总在台灯下备课,我会向他讨一张纸来趴在一边写写画画。当时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欢。父亲对纸很珍惜,正面写过教案,背面就拿来做演算草稿,正反面都用过了,就裁成两张扑克那么大,放在卫生间,让我们如厕用。我蹲厕所时会拿起来看,正面看不懂,反面也看不懂,就揉吧揉吧,用掉。有一天父亲很喜悦地拿回一张布满细细小格子的坐标纸,是从教研室废掉的纸里捡回来的,还有半张好用。父亲说,这可是很好的道林纸。道林纸这个词,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童年。这张坐标纸后来父亲用来给我和姐姐记录年龄和身高,至今依然在。

等我做了编辑,才知道道林纸就是胶版印刷用纸,因为最早是美国道林公司生产的,故得此名。再后来我又知道了双面胶铜版纸、蒙肯纸等各种好纸,还知道了纸是分类的,包装用纸,印刷用纸,办公用纸,工业用纸,生活用纸,加起来有百来种吧。买书时也会发现,纸越来越好了,越来越让人喜欢了。我做主编时曾规定,所有的纸必须用两面,尤其打印校对稿只能用废纸。寄刊物用的牛皮纸信封也要翻过来再用。

但即使如此,我却从来不知道造纸的过程,或者说,从来没目睹过造纸的过程。作为一个爱纸的人,这是一大遗憾。

终于有了这一天。这一天我们来到温州瑞安,来到瑞安芳庄,来到芳庄东元村,来到东元村的“六连碓”,去朝拜造纸的遗迹。下雨,山路很滑,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缓慢前行。这样的行走显得颇为庄重,很符合朝拜的心境。

温州造纸历史悠久,而这个“六连碓”,则是瑞安山区屏纸生产的典型所在。在宋应星所撰的《天工开物》中就有记载。所谓“六连碓”,简单地说,就是六座顺着山势而建的纸碓房,即生产屏纸的作坊,是目前保存最完整、历史最悠久的造纸作坊,与2000多年前我国的造纸术紧密相连。

追溯起造纸,肯定要说到东汉人蔡伦。我们从小就知道蔡伦造纸,却不清楚详情。有个不那么积极的说法,说蔡伦当时造纸,是为了讨好太后邓绥。邓绥是个才女,喜欢写画画,同时又很节俭,觉得用帛纸太昂贵了,希望能有一种质地好又便宜的纸。蔡伦当时是宫里太监,位居中常侍,他的靠山窦皇后去世了,急需找到新的靠山。得知邓皇后这个愿望,立即表示愿意去完成这个任务,以至于屈居主管御用器物制作的尚书令。为造出纸,蔡伦可谓殚精竭虑,冥思苦想(我觉得还应该加一句“群策群力”,因为当时的皇宫作坊,原本就聚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)。当然,蔡伦原本天资聪颖,肯动脑子,他在西汉造纸雏形的基础上,改进技术,采用树皮、麻头、破布、鱼网等原材料和新的制作工艺,终于生产出了可以书写的纸。他将造出的纸和奏折一起,呈给了汉和帝,龙颜大悦,即封他为龙亭侯,故后人也称那纸为“蔡侯纸”。

虽然蔡伦最终因汉和帝去世、在宫廷斗争中失宠而自杀,但他发明的造纸术却流传下来,一直福泽后人,并沿着丝绸之路传向世界,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。纸的诞生,令人类文明有了质的飞跃。

也许蔡伦自己都没意识到,他改

朝拜伟大的纸



袁山山: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,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,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。著有《我在天堂等你》《遥远的天堂》《春草》《家书》等小说、散文专著40余种。《春草》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。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。

进的造纸术有多么伟大。在纸诞生之前,我们的祖先是将文字写在兽骨上,写在树皮上,写在石片上,写在青铜上。再后来有了竹简和木牍,但都是些既稀少也不易携带之物。西汉虽然有了纸的雏形,原材料却是丝帛,成本昂贵。是蔡伦第一个生产出了植物纤维纸,让纸有了广阔的来源。所以无论初衷如何,蔡伦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发明家,是我们的纸神,值得永远铭记。

再说回到芳庄。芳庄的屏纸,在工艺上与蔡伦的古法造纸术一脉相承,始于唐宋年间。只不过他们采用的原材料更为单纯,因居住的地方水多竹茂,故全部用竹子、水竹。据史书记载,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,皆因地制宜造纸,四川是用麻,北方是用桑皮,沿海地区是用海苔,制作过程也大同小异。

我们细细参观了芳庄屏纸的制作,为表达敬意,我将其过程如实写下:先将水竹斩成1米左右,劈成指头粗的小条,再用锤子将竹子锤裂晒干,扎成捆,俗称“刷”。这道工序叫做料。将“刷”叠排放进石灰塘,压上石块浸泡3到5个月。这道工序叫腌刷。其间还要上下翻动,称为翻塘。翻塘很累,且容易引起皮肤溃烂,不得不随时用草药敷胳膊和手。刷“沤”熟后捞出,用清水浸洗一个月,再晒干。这道工序称为晒刷。将晒好的“刷”放进水碓房的捣臼中,利用水碓将其捣成竹绒,这道工序称为捣刷。最后将捣刷好的竹绒溶进水里,搅拌均匀,用细竹丝编成的纸帘在浆池中轻轻一荡(捞),滤掉水便剩下一层薄薄的纸浆膜,重叠起来称为“纸墙”。这道工序叫捞纸。然后用3米多的压秤压干纸墙中的水分,切成三节或四节,称为压纸。最后才是分纸、晒纸、折纸、打捆、包装。

多么不易!整个工艺流程往大处讲至少有8道,往细处讲,得有70多道甚至上百道。从竹子到纸,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。毕竟,它是将一种生命形态,造化成另一种生命形态。

我们沿着山势向上走,虔诚地朝拜了每一个碓房。这碓房,即是其中

一道工序“捣刷”的所在地。只见强有力的溪水顺山冲下,带动起木制水轮,水轮再带动起轴木,轴木上镶嵌着大石头,然后“水激轮转,则轴间横木,间打所排碓梢,一起一落春之,即连机碓也”。原来所谓连碓,就是连续的春,一下一下的不停的捣,捣碎竹梢,直到将竹梢捣成竹绒。说来汗颜,我最初还以为六连碓是六个水碓连在一起的意思呢。

我们一直向上走,从六碓房走到一碓房。其中一个碓房正在作业,那是为了让我们观看而特意作业的。我看到大石头下的竹梢,正在被一下下的捣碎,我却忘了问,一批竹“刷”要捣多长时间才能成绒?我估计,至少需要两天吧,至少需要捣上千下吧?我们还发现,那水轮的设计也很科学,有一根竹子悬在高处,专门用来引水冲刷轴承,以免因过热出现故障。劳动人民的智慧随处可见。

上到山顶,从溪水的另一侧往山下走,一路上,便看到了许多用大石头凿成的浸泡竹梢用的石槽,也叫石塘。每个都有小书桌那么大,闲置经年,生满绿苔。但依然能想见当年它们浸满刷(竹梢)的样子。原来这座葱绿的山坳,就是一个大大的造纸厂,是一个个的露天车间。再往前,我们终于看到了最后一道工序,捞纸:一个工匠正用极细的竹丝编成的纸帘,从浸泡的竹绒浆池里,轻轻地一捞,滤掉水,便成了一层薄薄的纸浆膜。据介绍这道工艺很考手艺,是决定纸的质量的关键一环。

纸真是来之不易!我心里一遍遍地感叹。

细看那“捞”起来的纸,便是我们通常称其为“马粪纸”的草纸,还无法用来书写,只能做一般生活用纸。若要把它进一步造成可以书写的纸,还不知需要多少道工序,下多大功夫。

原来,那天天与我相伴、书房里随处可见的纸,那从写第一个字就开始使用、用了几十年的纸,是这样诞生的。其间融入了多少人的智慧,多少人的汗水,还有多少人的生命。回望那葱绿的山坳,就像一个孕育生命的子宫,经年累月诞生出一张张伟大的纸。

虽然现在屏纸已停止生产,虽然我们有了现代化的造纸工艺,虽然因为电脑输入对纸的需求开始下降,但面对这久远的造纸遗址,我依然心怀敬意,心怀感激。我在细雨中,默默地向这个深藏山坳的造纸作坊致敬,向发明了造纸工艺的先人致敬,向传承了造纸工艺的芳庄人致敬,也向那些为了成为纸而奉献出自己的树木、竹子、芦苇、桑麻、麦秸、棉花、稻草、海苔等所有的植物致敬。你们不仅是纸农的衣食父母,也是我的衣食父母。

如今,造纸业还在不断创新。比如研究出了用废弃的污泥造纸,又比如研究出用废弃的香蕉杆造纸,这些原料经过新工艺后变废为宝,为我们的纸世界锦上添花,继续造福。

忽然想,为了对得起伟大的纸,我们每个写字的人,都应该好好地练字,以便让自己的字,配得上一张张来之不易的纸。(转自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2018年09月22日第11版)

